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新

語

林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新

語

錄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再版



著者 陶 菊 隱

發行人 李 虞 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菊隱新語 林 (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元二角

(郵運費另加)

菊叢譚
新語林目錄

- 一 從下基講到做人……………一一〇
- 二 譚畏公是武人……………一一一—四
- 三 柳森嚴……………一五—一八
- 四 梁啓超……………一九—二七
- 五 院長失蹤之謎……………二八—三一
- 六 北方一藝人……………三二—四二
- 七 兩次天津會議……………四三—四六
- 八 北政府最後之一頁……………四七—五四
- 九 孤城古木英雄老……………五五—六九
- 十 什景花園中古怪老頭子……………七〇—七四
- 十一 曹三爺大事不糊塗……………七五—八二

十二	吳子玉將軍之一生·····	八三—九六
十三	韓復榘蓋棺論定·····	九七—一〇一
十四	去留肝胆兩崑崙·····	一〇二—一一三
十五	謙記牛肉館的知足翁·····	一一四—一二六
十六	里弄中一老者·····	一二七—一二三
十七	在美國的中國學生·····	一二四—一三二
十八	平劇兩伶人·····	一三三—一四一
十九	米潮·····	一四二—一四八
二十	燕楠·····	一四九—一六三
二十一	紅豆·····	一六四—一八二

菊隱
叢譚

新語林

從下碁講到做人

老段既死，斯道日孤，棋輸一着，難能可貴。圍棋是一件風趣的遊戲，雖帶賭博意味，比之又麻將打撲克，却有雅俗之別。圍棋易學難精，粗枝大葉的下法，拿黑白子亂擺一陣，擺滿了全盤完事，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那是一種陶冶性情的衛生棋。反之，要着着取勝，把遊戲當做軍國大事一樣，不但腦力消耗太大，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老段死了，斯人而在，斯道尙有人提倡。現在我國圍棋高手們，自段合肥一瞑不視之後，惶惶然有曙後孤星之感。當年老段的棋友，一般人稱之爲『棋顧問』的，有顧水如、劉棣槐、王雲嵐諸氏，其中以顧的工夫爲最深，每日不離段之左右。段嗜棋如命，每早爬起來便鬥一盤，一年三百六十日從無間斷。與段親如父子，而有師生之誼的徐樹錚，頗不以此爲然，因一局告終已是紅日中天，一上午的光陰，白白犧牲掉，所以小徐終身不肯到段的棋室。他常常向人說：『老師身繫國家之安危，那能有此閒情逸致？』

從前軍閥們和部下又麻將，部下都抱定『只輸不贏』的原則，輸的次數愈多，老闆覺得過意不去，你的官級便不愁不從此步步高升了。所以和長官賭博只能採取『以敗爲勝』的策略，假使你是個傻瓜，求勝於方城之內，也許你的飯票子會被撕碎了。誰都曉得，老段是個剛愎自用的人物，好勝心特別利害。他的棋並不高明，爲着年高位尊的緣故，日本人贈以『名譽七段』，這好像外國政府贈給友邦偉人一種名譽勳章（或學位）一樣，但老段居之不疑，自以爲無敵於中國了。

實際上他的程度還只夠得上『初段』。他和上了四五段的能手對奕時，能手亦只能抱定『只輸不贏』的原則，可是有一件，你不能輸得太多，輸多了他會生疑，疑你故意讓他，這無異於給他一種不可忍受的侮辱，他的怒火會比輸棋更要升得高。因此和他下棋的先得把全盤計算好，結局時只輸一着，他才感覺愉快。當然哪，你是全國聞名的能手，你已竭盡生平之力還得輸他一子，這不是他『所向無敵』的明證嗎？

從前孔夫子批評寧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聰明人裝傻子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得模仿這個口氣說，和老段下棋的高手要贏不難，要輸再便當沒有，但造成『棋輸一着』的局勢却非有絕大本領不能辦到。老段的長子段駿良對此道確是跨竈之子，他具有『當仁不讓』的勇氣，每逢『父

子鏖兵』時總是着着進逼，把老頭子殺得一敗塗地，老頭子氣得臉上泛赤，喃喃然罵道：『你什麼不會只會下棋！』

因此，駿良聽得老頭兒喚他下棋時，就像接了閻王的請帖，他認爲做兒子的不必像清客，儘可真刀真槍殺一陣，可是『勝固慘然，敗亦不樂』，誰願意下這斷命的棋呢？他迫於嚴命，不下也不成，而一戰告捷之後，老頭子輸得不服氣，逼着他再鬥，直到轉敗爲勝時，才肯罷手。無疑地，老段焉有僥倖獲勝的機會，那種勝利仍是虛僞的勝利，並且不比清客們之善體人意，駿良爲擺脫這場苦差使，虛晃一槍而走，老頭兒雖得勝亦覺太不夠味。

老段既死，斯道日孤。駿良一方抱終天之慟，一方却如釋重負。他現住天津，下棋的機會很少，尤不願與高手決雌雄。他的意思是：下衛生棋固無不可，認真却來不得。他說：『我要留着這條性命多活幾年。』

一技之成幾許心血，兩雄相遇弔胆提心。凡一技之成，非下苦工夫不行。戲迷們往往因研究一腔調，一動作，弄得神魂顛倒，茶飯不思，走路時一步步像是踏着板眼，睡覺時蚊子嗡嗡叫，像聽得胡琴在吱格吱格地響動着，乃至登坑出恭亦在追思回味之中。學棋的當然不是例外，餐盤裏是棋勢，帳頂上是棋譜，耳所聞目所見幾於無一而非棋。凡事必入魔而後有成，這是顛撲不破的定理。可是經過苦思力學之

後，幸而一竅通百竅俱通，既登峯而造極矣，是苦是樂，連本人都不能下一斷語來。

蓋名之爲物，不知造過多少罪孽，害過多少豪傑英雄。假使下棋的雙方都是無名之輩，不妨亂投棋子，無論勝負誰屬，終不過那麼一回事罷了。但一對名手互拚死活時，一步不能放鬆，一絲不容苟且，絞腦汁，挖心思，以求其必勝，一盤棋要下好幾個月，完了往往害一場大病，甚至化作以身殉技的冤魂。

段幕中首屈一指的棋手顧水如是浙江楓涇人。圍棋以江浙及福建爲最盛，小小松涇尤爲名手輩出之區，顧的兄弟姊妹們沒一個不是耽於此道而且精於此道的。可是顧從小反對這個玩意兒，每逢哥弟們交鋒對壘的時候，他用手一揮，把滿盤棋子攪亂得皂白難分，大步掉頭而去。不料環境逼着他走上這條路，左鄰在下棋，右舍也在下棋，他沒法子突圍而走，終於被棋魔征服了。

起手便覺不凡，一年後，老於此道的兄弟沒一個是他的敵手，他在鄉里中造成『後來居上』的地位。後來到北平，和國手王雲嵐、伊耀卿較量了幾陣，直把老前輩殺得只有招架之功。他自己不感滿足，到日本學棋，回國後益見孟晉，除段大公子堪與匹敵外，簡直算得個常勝將軍了，他因此便居段合肥門下。駿良二十歲開始學棋，因具宿慧，進步很快；可是二十四以後即停滯不前，聞因嗜好太多，不能專心致志。顧也是一樣，當初銳不可當，上了『三四段』以後便像『江淹才盡』了。他說下圍棋沒有了不得

的巧妙，貴在謀定而后動，輕敵和苟且都是絕大的忌諱，敵人怎樣進攻，怎樣去抵擋，怎樣反攻，怎樣包圍，怎樣突破敵陣，怎樣深入敵巢，怎樣固守陣線，務須知己知彼，料到八十着以上，才有克敵制勝的把握。

棋逢對手才殺得痛快，所以高手和低手下棋是絲毫不感興趣的。可是兩雄相遇，擺下陣來，雙方都懷着鬼胎，都捏着一把冷汗，一戰而敗，『一世英名從此休矣』，『那是何等驚心奪魄的問題。顧與駿良是『棋』鼓相當，自民國十三年以後，兩人口頭上締結『休戰協定』，爲着兩人都想多活幾年，都不願做以身殉技的笨漢。

顧在北平時，偶見劉棟槐和一個小把戲對奕，小把戲殺法非常利害，不禁暗暗詫異。後來一打聽，這孩子是福建人，吳清源是他的名字，他的父親是張元奇的女婿。父死，家道中落，正想從北平遷回福建去，那時他只有九歲。顧有意獎勵他，便由他的姨父李十五爲介紹，跑到他家裏。家中人向這位不速之客叨叨絮絮地說了一大套糧盡援絕搬回故鄉的話，並且拿出一包國庫券請顧替他們變錢做路費，顧起身作別說，『候着明天的回信吧。』

顧轉去把這事告知老段，段說，『留着他們吧，反正給他們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費，看這孩子有沒有出息。』第二天，顧把這個好消息帶到吳家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吳家忙叫這孩子

向顧磕頭，認爲義父。那時吳家對於這孩子的前途，東西南北，茫茫然不知走那條路好，無意中遇着了顧，顧把這孩子領到他自己從前不願走而後來畢竟走上的這條路。

小小年紀便自不凡，老將出馬，險遭不測。初生之犢不畏虎，乳臭未乾的吳清源開始只要大名鼎鼎的劉棣槐讓他五子，漸漸由五減到四，由四而三，而二，而一，而對子。這時王克敏把日本九段國手本因坊秀哉接到北平來，王送他三千元，老段也送三千元，叫他和中國名角兒更番轉戰過，本因坊在如雲猛將中只賞識吳的天才。

本因坊是日本棋社的社長，大倉喜八郎（大倉洋行主人）曾以五十萬元捐充該社經費，所以大倉在棋社中是個強有力的後台老闆。本因坊曾見大倉時把吳的天才說得天花亂墜，大倉一口氣贈吳一萬元的安家費，接吳到日本加入棋社。依照該社慣例，初入社的社友不能支薪，可是吳的來頭很大，一進門便有三百元的薪水。

日本棋社每年有春秋兩次大比賽，從社友中挑選三十二名尖字號的能手，被選的從三段至八段（以三段爲起碼資格）分爲八對比賽，戰敗者跳出圈子，從八對淘汰到四對，從四對淘汰到兩對一對，這最後一對再決最後之勝負，剩下獨占鰲頭的一個由社長本因坊親自出馬，和這人作一度驚天地泣

鬼神的大戰。一九三五年秋季比賽時，最後的一對一個是中國人吳清源，一個是日本人木谷實，結果吳勝，他挺鎗躍馬來和譽滿全國的老將廝殺一番。

這一場苦戰，爲期達三個月之久，每天把棋譜公布出去，日本全國都把它當做一件非常重大的問題。當然，吳已變成了日本化的中國人，但他畢竟是中國人出身，他擊敗了木谷實已非日本之光，假使再把首屈一指的老將一舉而推翻之，那還成什麼話！所以日本人朝夕爲本因坊暗中使勁，祝他老當益壯，別敗於鄰邦孺子之手。

可是每天展開棋譜一看，吳頗占優勢，在內行眼光中看起來，本因坊已沒有多大指望了。不料結局時吳畢竟輸了一子，本因坊得以維持其獨步一時的令譽。這是本因坊出奇制勝之所致嗎？當入局之始，他曾經宣佈『此生只比賽這一次』，這明明向吳透露着你要『毋爲已甚』的意思。吳到日本由於他的汲引，在舉國若狂的氛圍裏，吳有不能勝亦不敢勝的兩重苦衷。這種苦衷，正像清客們陪老段下棋一樣，或許其苦悶猶有過之。而結果，在國手之前造成『棋輸一着』的局勢，這比之在棋法不見高明的老段之前造成『棋輸一着』的局勢，其苦樂難易爲何如！

那時吳在日本有『黑子必勝』的綽號，這是『先下手者爲強』的意思（圍棋分黑白二子，黑先

動手。他和本因坊下棋時當然他拿黑子（有徐行後長者之意），他生平拿黑子只輸了這一次，可是這種輸法是一筆不能報銷的糊塗賬。吳現在已入日籍，日本人好勝心切，雖博奕小道亦不任異國人昂首闊步於其國門之內，吳之入籍自有其『不得已』苦衷。此外還有經濟的原因：假使吳回到故國來，穩穩高據『國手』一席。但國手有什麼用處？饑不足以爲食，寒不足以爲衣，他所以不惜楚才晉用者以此。我國人有兩種極端相反的心理，一種是徒唱高調不求實際的自傲心理，一種是不可救藥的自暴自棄心理，這兩種非過卽不及，後者更有矯正之必要。便以圍棋而論，我國上段的僅有十人左右，而日本則車載斗量，一般人都說中國人已望塵莫及了，但事實決不如此。大凡一技之成，一事一物之精進，必有賴於國家之提倡和社會之獎勵，單憑個人天才和努力是無濟於事的。中國人對一切都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政府忙於簿書，無暇察察爲明，社會上沒有識英雄的巨眼，因之一般懷抱利器的天才者蜷屈於社會底層，不能脫穎而出，結果是壯志消磨，甘與秋草同腐。

吳現在只進到六段，爲着身體虛弱的緣故，這兩年未參加比賽，否則其造詣當不止此（據聞其能力已達八段）。他現在還不過二十一、二歲的青年，以如此年齡而有如此成就，爲日本棋史上所僅見。但是中國的高手們大多數成功於少年，施定齋、范西屏都是十六歲所向無敵，只有最末一次的國手周小

松直到五十歲才執棋國之牛耳。據日本人批評，我國乾嘉時代作風與現代圍棋戰術，截然不同，倘施范 蠡生於今日，恐尚不夠五段，這是一種『死無對證』的說法。不過從年齡上的成就看起來，中國人富於天才爲不可掩的事實，由於經濟關係不知埋沒了多少天才，而日本一技之成，社會有獎勵，政府有年俸，凡是上了段的棋手終其身可充棋教授，至少可維持其生活，倘進至四、五段以後直可發一注大財，不必過問餘事。當舉行圍棋決賽時，勝負都有獎金，吳與本因坊決賽之一次，本因坊得獎一千五百元，吳得一千元。本因坊號稱九段，儼如日本棋官的領袖，每月收入平均可達一萬元。他繼承乃父本因坊秀策而爲國手，將來他的替身不外吳與木谷實兩個。木谷呼聲最高，一由於體力強弱之不同，二則吳畢竟是中國人出身，日本人不願把他捧出來壓倒一切。

吳未出國之前，有一次在北海和一個上了五段的日本人對奕。那時吳簡直是個跳來跳去的頑皮小孩子，他投了一子之後，爲着不耐心等候，匆匆地跑到外面去了，而對方苦思力索，累得滿頭是汗，好不容易才下了一顆子，吳匆匆地跑回來，不假思索地又投一子而去，旁觀者都說這孩子太不把下棋當做一回事，結果他勝了。他自到日本後只回國省親一次，現在有一個日本貴族女子將要嫁給他，他將變成色彩更濃厚的日本人。

老段由天津移居上海時，顧水如隨之南來，段死仍留上海，頗有知己難逢之感。他在段門下爲朝夕相見之一人，除下棋外，絕口不談政治，這是他一生的長處。段歸道山之後，他偶然和友人下衛生棋，對此已不感興趣，又麻將反而變成了現在唯一的癖好。

兩年之前，北平青年會發現一個姓伊的神童，只有十來歲光景，他的棋法很高明，一般人驚爲『吳清源第二』。但他遇不着雪中送炭的顧水如，遇不着提倡此道的段芝老，今後能否異軍突起，儲爲祖國之用，却是一件疑問。

譚畏公是武人

假使設譚組庵是武人，大家會搖頭不信，他雖做過好幾次都督和軍長，但大家公認他是個文人。

當辛亥革命之役，他以諮議局議長出任湖南都督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他是個不善治兵的書生，那時恃功而驕的軍官們奉之爲傀儡，替他起了一個古怪的綽號——譚婆婆，他也就婆婆媽媽的做下去。

雖然他常在教育會前坪練習騎馬，但大家都覺得這是人類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一種習慣，比方說武人好寫字做詩，文人好騎馬試劍，男人習青衣花衫，女子要入北伐隊之類。

可是譚先生確有武工，這工夫從小得來，除非極親近朋友幾乎沒一個相信他是精於騎術和射擊的。欲知譚之所以爲武人，先從他少年時代說起。

湖南安化縣黃鳳歧先生（字芳舟），以進士殿試二甲得授主事。他老先生青年時很好嫖，好嫖的常與人爭風吃醋，黃爲此吃了好幾次虧，氣得埋頭練習拳術。拳術練好後，依舊大嫖特嫖。有一天，他的「情敵」邀集了百多個顧盼自雄的痞棍，其中有些拳足上頗有工夫，趁着黃和妓女談笑的時候突然把他包圍得水洩不通，黃不慌不忙，從套褲中取出兩根短鐵棍，飛舞奪門而出，百多個痞棍四面吶喊而

來，這位文質彬彬的秀才（其時尙未會試）從巷口打到巷尾，痞棍抱頭如鳥獸散。他又折回來尋找屋角裏的殘兵敗將，一個個被他收拾干淨，依舊回到妓女的房間飲酒作樂。

後來在北京當窮京官，英雄無用武之地，他和譚文勤公的長子譚樸吾頗爲投機。文勤在甘肅任內，從大小爺處得讀黃芳舟的八股文，文勤素精此道，不禁擊節稱賞，因此向樸吾說：「這人的作品很有意思，把他找來做教讀夫子吧。」

隨着文勤公混了好些日子，黃先生曾做過雲南昭通府知府，後以道員被參。朱家實爲安徽巡撫時，薦爲巡防統領，民元後才回到湖南來，那時他的高足譚組庵先生已貴爲都督了。譚先生追念師門舊誼，曾給他一個贛金局差使。

黃的武功很不含糊，能把厚磚堆積四尺多高，用一手直劈下去，每塊磚都被劈成兩瓣，好像刀劈的一樣，其中絕無一塊磚被劈成三瓣的。譚先生在他手裏學得好些本領。這位黃先生今年已八十多歲，住在原籍安化鄉下，近年來更名芳久，前年長沙舉行國術比賽時他還到場參觀，可謂壯心未已了。他另有一位高足，就是從前在湖北被殺的季雨霖師長。季君能把一個十八斤重的鐵圓球用一隻手接連提上三把，其手勁之大可想而知。